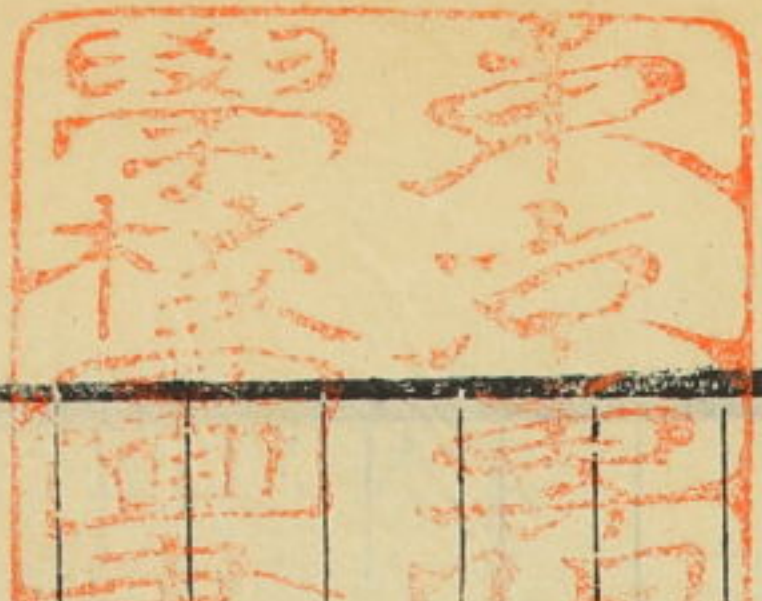


南宋文範

和 6
34/
6



利
294
6



南宋文範卷二十二目錄

奏疏

論臺諫給舍當重其權劄子

應詔論北伐劄子

水利疏

三大憂疏 宋史

上孝宗皇帝書

中興論二 論開誠之道

中興論三 論執要之道

中興論四 論正體之道

論節財疏 歷代名臣奏議

新錢
有拘

衛涇

衛涇

衛涇

喬行簡

陳亮

陳亮

陳亮

李鳴復

南宋文範卷二十二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論臺諫給舍當重其權劄子

衛涇

臣聞人君據崇高之勢操富貴之權以奔走天下其心之易以縱蓋亦勢使之然所恃以維持此心俾無過舉者惟臺諫給舍而已臺諫給舍人主之法家拂士也人主以為是臺諫給舍以為非人主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臺諫給舍非敢與人主爭是非可否者顧不如是無以重其權非所以尊朝廷而修君德也臣竊見自陛下踐祚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間有任用非人敗露而去臣所未暇論側聞近日以來臺諫論列之章給舍辨駁之疏每遲留不下或有沮格而不行者夫一除授未當一命令未審似于聖德未虧朝綱未紊然迫之以宣諭以塞其言餌之以美遷而奪其職習以為常貽害不細爵祿陛下之爵祿也恩賞陛下之恩賞也臣

下苦口力爭不避仇怨果爲誰事陛下欲其阿意順旨則甚易欲其抗威拒命則甚難彼不爲其易而爲其難蓋亦內不安于私心外恐負于公議若不想職業之當守惟知風旨之是承雖以緘默取容皆可馴致顯位則捨所難而從所易彼何憚而不爲殆非陛下之利耳仰惟聰明在上豈不洞鑒此理徒以聖度寬厚未能盡絕人情然陛下以爲可與而與之臺諫給舍以爲可奪而奪之人主任恩人臣守法君臣之間義斯兩盡奈何徇人情而廢國法乎且倖門一起羣小爭趨展轉扳援窺過伺隙正賴臣下執持奏覆抑絕橫流陛下若不主張必至巧生詆訾使人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虞羣小之中傷苟且成命諂諛充位脫有大奸巨惡誰爲陛下言之况今日言路尙壅士氣未振風采消落僅計目前陛下所當長養成就又從而陰消潛阻之臣恐愛君憂國之言不聞持祿養安之習滋熾耳目漸蔽紀綱浸隳名器日輕賜予日溢佞倖攘臂張目無所顧憚天下之患必自臺諫給舍之不得其職始矣天

意所欲以扶持安全之者又果可必耶此臣之所以深憂也我仁祖天性仁恕於人之欲有不能違惟其擢任臣下隨事封駁始命大臣具條執奏慶曆之詔至今推勦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仍著爲法故風節峻整朝廷肅清雖時出橫恩不能虧損聖政壽皇勵精臨朝九重是選一日諭給舍曰近來所得封駁但據所見以聞朕無不聽乾道之詔至謂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今任是官者往往以章疏太頻憚于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封駁之外事雖至微少有未當卽詳具奏陳故一時臣僚爭以言事相尙助成綜核之政間嘗擢才任事或至度外用人一旦覺悟罷斥隨至顧不特不徇情于恩倖也臣願卒吐其愚終始爲陛下陳之幸赦其狂僭取進止

應詔論北伐劄子

衛涇

臣疏賤至愚暫爾兼官猥奉明詔使得吐露與聞邊議之重仰見陛下博盡下情憂深慮遠以圖帝王萬全之至計臣敢不罄竭愚

忠臣竊惟國家再修盟好以來邊境晏清中外宣謐民不知兵以保和平之福蓋踰四十年于此比來敵運衰微內當多事自倣之餘頗為恭順外知吾國飭備之謹寢生疑懼伏覩宣示類聚探報事宜其虛實的確雖不可盡知臣妄料敵情不過因並邊侵軼之擾多為防備必未便敢輕犯王畧自速殄亡近者賀正使副陳景俊等回程竊知北庭嘗有文諭其詞委曲類若退懦然觀其指意只欲求邊臣無生事盜賊不作邊境安靜而已今探報所云修道路閱舟師點集兵夫深置寨棚等事往往其國眎吾增戍隨亦葺備施行未必周悉傳聞易至張皇譬之對弈彼此相應此示之急則彼亦急此示之緩則彼亦緩如邇日朝廷分制使命相繼宣諭諜間往來彼寧不知恐其展轉生疑矣安知凡百繕守殆將不至如目前所傳此亦事勢之所必至無足怪者臣反覆熟慮今日之計惟當審在我之虛實以為備禦必勝之策無或隨在彼之動靜以為作輟無定之謀自古兩國相持未聞強弱持重者安輕動者

危應兵常勝首事常沮秦漢之遠未暇悉論東晉事體大畧類今謝玄淝水之勝苻堅舉國之眾匹馬不能北返此應兵必勝之驗也褚裒殷浩投機太速勞神于外曾微寸功此首事多沮之鑒也本朝中興以後凡渝盟與師嘗先出于敵然敵首兵每衄而我應兵常得利烏珠號善用兵獨穎昌大敗以十萬勁騎不能支劉錡背城之一戰金亮凶燄方張自謂可以叱咤渡江而海道米石所向輒挫卒授首于廣陵此二役者彼以首兵而皆敗今日侵犯之謀果先出于彼是以機授我堅師不動以待之正不足畏矧敵之既衰萬萬不及烏珠金亮強盛臣知其必不能出此明矣易曰不利為寇利禦寇今當令彼常居為寇之名而在我先定禦寇之計是遣彼以不利而我擇其甚利圖全制勝莫切于此兵法曰善戰者制人不善戰者制于人臣所謂持重則安制人者也輕動則危制于人者也若此敵自貽伊戚警我邊陲是隳乎制于我之術矣以靜致動以逸待勞豈不能收穎昌城下卻敵之效乎臣所慮者

南齊書卷三十一
三
彼此疑障既開邊備未可輕撤要當力于自治堅忍持重勿為無益之爭以啓其侮勿為易泄之機以激其變稍遲歲月使吾之戎政益修軍實愈覈儲蓄豐裕士馬騰奮則伸縮進退無不在我遲速操縱終可以得志矣中國舉措尤貴嚴密若朝得一報而為之營營不寧夕得一奏而遽為晏然無事臣恐非所以示朝廷之整暇而衆人得以窺測淺深也昔魯有疆事疆吏以告魯威公曰疆場之事謹守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魯豈忘疆事哉蓋內為之備而外不示弱此有所主而彼不能動耳豈以天下之大而可無自立之規模乎臣有惓惓之愚夫事有先後謀有緩急譬人之一身腹心無疾而後外邪可攻今備邊之計誠不可緩而荆襄兩淮所在飢民未甚帖息尤所當急若艱食者眾萬一賊盜有警則敵得窺伺之便而始有重煩朝廷之憂者其可不亟圖之臣願陛下申敕諭使司且以撫安飢民為先使腹心救寧根本充實則內安外懼而禦備之策可以無闕臣識見短淺冒陳

管臆不足以仰裨廟算席稟恐懼陛下赦之幸甚

水利疏

衛涇

臣嘗考國家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穰霑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瀦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膏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始因軍中侵奪瀦湖水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堰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瀦水之地尚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強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為甚急陂湖廣衍則瀦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儻瀦水之地或至狹隘則容受

必少旱即易涸立見焦枯水源既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泄甚艱水即易溢蕩為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禁戢然圍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陵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之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為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為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而常歲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為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既不繫省額州縣得以遺用徒資貪黷之吏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矧惟祖宗成憲炳若日星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澳與眾共者不許占據及請佃承買官司糾劾以聞諸濬水之地謂眾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

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姑疏其一二諸路如有承買濬水地者悉與改正此紹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圍築田畝填塞水道具名以聞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揮也詔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人戶越訴重寘典憲仍委監司糾劾此又淳熙三年八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應官民戶舊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給榜曉諭不得于標記外再有圍裹此淳熙十一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眾多立法之詳備是宜圍田之害悉絕而濬泄之利盡復曩時之舊可也然歷年浸久陂湖之為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者滋甚其已圍者牽於姑息固不復論標記之外增創圍裹者有之因民詞訴已毀撤而復修築者有之易名為天荒而請求給佃者有之寺觀僧道尤無忌憚是豈果不可禁戢哉吏治

苟簡而法令不行之過也積習而不知變奸猾蒙利良農失業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臣伏見乾道間孝宗皇帝一旦宣諭撫臣曰聞浙西自有圍田卽有水患屢有人理會多爲權勢所梗已而令漕臣王炎相視有張子蓋圍田九千餘畝湮塞水勢立命開掘仍戒敕不得再犯淳熙中因姚述堯言傳法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栖沈窖兩湖八百畝可溉田二萬六千餘畝卽令仍廢爲湖英斷如此孰不悚懼其奉行不虔者特有司之罪而斯民疾苦則有所赴愬矣臣仰惟陛下恭儉愛民率繩祖武詔令之下不爲虛文如以臣言爲然乞賜睿旨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約束斷自今以後凡陂湖草蕩並不許官民戶及寺觀請佃圍裹如輒敢干求陳訴者具名聞奏寘之于罪本路監司州縣常切遵守或有違戾委御史臺彈治庶幾法不徒立豪強戢斂農民安于田畝此亦固根本之一說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三大憂疏

喬行簡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旣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苞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閭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于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陣

豈有奮勇直前之志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遠欲驅之北鄉從事于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于外綴于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窺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眾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

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豈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王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

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禮樂衣冠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繫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氏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温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旣已如此而天地之

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

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

卒莫能用吳越起于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旣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鵠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

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郟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伸倣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

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

財歸于漕司而兵各歸于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當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于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厯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

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厯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主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股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振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

輕于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于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
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
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
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
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
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
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
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
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
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
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
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
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
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

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
持之具旣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
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
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
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人京師而
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
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
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
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
以樂其生于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
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
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
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
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

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

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亦是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窳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于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

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
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
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
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
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
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
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
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
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
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
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
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
足以對天命篤于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
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

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排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
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
威罪當萬死

中興論二 論開誠之道

陳亮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
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
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
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
下英睿神武出于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真英
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
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
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
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
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

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虛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于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為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為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歎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厚祿而可使之死況于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于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耳義有所不屑于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

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適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其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願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中興論三

論執要之道

陳亮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于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為人主之職本在于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

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
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
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
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
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
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
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
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
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
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
使權固在我不蹈當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
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
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
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

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
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
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
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
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
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矣臣不勝大願

中興論五 論正體之道

陳亮

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
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
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
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
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
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其議歲幣也章聖不
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

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羣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欲隨順圖塞蹙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尙得爲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已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以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論節財疏

李鳴復

臣聞用國而不知國計之虛實此最今日之大患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夫量入爲出一有司

事耳而必爲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蓋天下之財其入也有豐耗之不常則其出也當有增損之各異權其多寡之數酌其費用之宜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而過取有司不得違制而擅支制與不制之間而國計之盈虧民生之休戚天下之理亂係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考之周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國是六官皆屬之冢宰也天官之屬六十官衛之賤士則領之魚腊醢醢之微物則領之次舍幄帟裘服之末用則領之以至宦寺嬪御洒掃使令之冗役則又領之是王宮之事無貴賤無巨細皆隸之冢宰也冢宰曰與天子論道經邦則其情親內而王宮外而官府無不統則其權重惟其親則議論所建人主無不從惟其重則號令所加中外無不聽故九賦九貢既有以致其財矣又以九式均節之周官之均節財用卽王制之所謂通制國用也是故國用不制不足以爲國家宰不能制不足以爲冢宰由一歲之近以至三十年之久皆逆數而通計之其謀之深慮之遠不

輕於用其國蓋如此漢宰相以錢穀當問治粟內史遂失所謂制國用之意唐宰相下領鹽鐵僅供有司之職又失所以任宰相之體是蓋不知夫古人設官分職冢宰提其綱羣有司理其目冢宰揆之以道羣有司守之以法耳國朝財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憂國者每每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廣則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范鎮論財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至孝宗乾道間則又特命宰相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詔旨丁寧有曰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向來二三大臣專務簡忽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爲出可不念哉聖謨洋洋曷敢不敬一日進呈條具理財事謂宰執曰戶部財計見令供具歲入名件較之支遣之數每歲只欠三百餘萬緡若行那移亦可支遣得過是國家大計非獨外庭不敢忽當時雖九重邃密之地亦未嘗不朝夕在念也今日之財用匱矣問之戶部戶部莫之知問之宰相宰相亦莫之知也戶部不以白宰相

宰相不以告陛下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爲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印楮幣以爲理財之術而已楮日益多價日益減號令不足以起其信繼以稱提稱提不足以強其從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民不聊生將激而爲亂矣如是焉而猶不早爲之計豈不大可懼也哉往者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在上者若致思於國計矣然置郵旁午徒撫空文歲月遷延莫究實效是雖爲而何益論造楮有疏論省費有疏在下者若致憂於國用矣然位卑言高聽之者未必信事大體重聞之者未必行是雖言而何補臣愚欲望陛下遠體周人制國用之遺意近法孝宗任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畫何道而可以足一歲之用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蓄所入不足於何而取辦所出不敷於何而減損既思之又思之揆事理之當然度時宜而裁酌當必有轉移闢闔之用以副陛下之責望者或曰論國計于今日不過理財節財二事耳理

所當理所以防滲漏之弊節所當節所以革冗濫之習是二者夫
人皆知之皆見之曷不詳舉以達宸聽必待宰執建明乎臣曰不
然天下大政令大更革非人主定其意向則其事難非大臣進其
謀謨則其言泛意出於人主謀出於大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有
所不言言無不行有所不行行無不效夫如是則國事濟矣臣故
開其端而欲陛下與二三大臣自爲決擇正懼其輕且泛也冢宰
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此正其時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惟陛下留意

南宋文範卷二十二

南宋文範卷二十三目錄

奏疏

論州郡削弱之弊疏

魏了翁

直前奏事劄子

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五幾

魏了翁

第二劄子

論士大夫風俗

魏了翁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嘉定三年爲秘書郎兼學士院權直

眞德秀

奏劄二

眞德秀

直前奏劄

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

眞德秀

直前奏劄

嘉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劄

眞德秀

軍器監丞輪對劄子

端平二年秋

杜範

論和糴權鹽劄子

杜範

南宋文範卷二十三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論州郡削弱之弊疏

魏了翁

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救弊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弊乃起於同姓弱而外戚疆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疆而王室弱故善治者能先時而制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著而後徐為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懲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為牧守天下莫不仰服威斷之明然而守邊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

自黃岡上疏極陳江淮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富弼論江淝荆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梃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閒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閒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國猶有不備然猶虞虞若此矧熙寧而降括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樁窳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尺籍雖闕亦不暇補矣方時宴安猶未見其為大害也崇寧以後賦斂日增軍政日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況當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斂兵避狄未嘗敢與之抗者逮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兵

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末虜闖淮薄江既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極于比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李元勳烏合之眾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千人之眾足以披靡羣辟虜闖梁洋三泉如履平地虜闖蘄黃五關如升虛邑嗟夫強幹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無以變通之乎臣嘗歷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長安襄陽建康為三都胡舜陟嘗欲拆三京關陝為四巨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徹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今日平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閒如一日也況今所恃以為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荆襄曰四川使三邊不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韃局勢浸異殘寇未殄又生他寇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垂意乎此責之專而任之久若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則責之專反以益其過任之

久反以厚其毒既得人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聽其所為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母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專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戎司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模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貴極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豫蓄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為朝不謀夕之計可以慮終而知徹三邊隱然為國長城緩急有恃矣此藝祖皇帝久任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倘蒙陛下不以臣言為非即乞與大臣審議而速圖之臣冒瀆聖聰拱俟蕭斧之誅

直前奏事劄子

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五幾

魏了翁

臣蜀之鄙人也陛下過聽擢司記注每朝侍前殿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僚奏事畢乃得造前凡所奏陳陛下罕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注則歲月淹久事情寂寥問所謂直前故事則獻替之臣疑為久曠臣以記言司過為職而每有含毫閣筆之羞竊有感焉帝者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儆其君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未有一日不兢兢一時不整勅誠以起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之不存而吉凶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況今日之事幾微既著兢兢未加則臣所未論今請試陳其略土風踰薄世道頽靡面譽背毀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也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產既竭本根易搖此人心向背之幾也民夷雜居客主不敵齊淮兩大帥乘異情此疆場安危之幾也金匱初立委政舊臣斂戢息民招攜棄怨此其志不在小重遲不發則情態叵測脫請繼好則從違

皆難此鄰寇動靜之幾也韃使既至行人亦還情僞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賂禮際盟約既費講畫而越國以兆戎交遠以疑近示弱以誨盜此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卽是數端豈誠無一事者縱有識時務通國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使潛運默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成事已不無曠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電發焱至則淪胥之悔將不及追是可置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事之關于節目者言之沿邊屯田或請分授歸附或請雜募兵民或請專招土豪開墾而徐責其輸租豈無一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以平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兌之疑豈無一可采而累歲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羣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爲一軍沿邊功賞或謂荆鄂總軍西垂忠義皆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二邊將士有啗四五官資累至數十而無一眞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拔用之將帥之選或謂沿邊長官各舉所知

或謂以次攝長待其有功而後眞授或謂將非眞授則無以令其下疆場之備或請增淮戍兵之生券以厚其廩或謂給沿邊之閒田以資其生糧運一事也或謂徙平江百萬倉于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眾不容遍以數舉然揆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耳或延訪有識之士精辯而眾決或分畀受任之臣審度而力行皆非有所甚難也今曠日持久且無成說況有如臣之所謂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此皆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爲有限縱能兼覽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先朝舊制或有弊事當革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聞奏凡以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盡法守集眾思而廣忠益兼于當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政府可舉而行臣愚欲望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諶察時幾之易失哀取弊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來上斷自聖意命侍從臺諫給授筆札使退而卽

其聽治之所各盡其所見以聞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事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至能乘事來能應不猶愈于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睠睠之忠惟陛下速圖之

第二劄子

論士大夫風俗

魏了翁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為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于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于人不成焉而託于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

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斂而歸已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為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蹄閭而語可出入蓋嗜利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為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于此也况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隱忠敬之實而諉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為讜直亦不過前為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燬月煉晝刪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

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
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衰稟願望
則亦有說臨之以投竄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
刑戮竄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
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祿順而
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
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
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倣重以
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尙習諛踵陋而久不知覺臣爲此
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
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
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
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疏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
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于治道興替關

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嘉定三年爲祕書郎兼學士
院權直

真德秀

臣恭惟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檢身約已敬天愛民有前代帝
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氣蟠塞穹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苦喁
喁之望日俟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爲沴淫雨連亘閱月彌旬閒
常開霽旋復霧淫湖水暴漲溢入都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畿
州縣被災者廣或頽城郭沒官寺毀廬舍溺人民決壞隄防滄浸
田畝平疇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也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
柄臣擅政導諛成風更化以還餘習未殄早曠酷矣或謂其不傷
農螟蝗熾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苦之狀有閭巷知之而士大
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者況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
知之乎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悟宸衷
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益可見矣陛下惕然祇懼禱祠賑卹細

大畢舉休徵潛格雲陰洞開臣愚竊慮陛下狃於目前之應不復推原致異之由天意靡常尤足深懼臣謹按春秋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爲陰盛之所致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修之言蓋爲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夷狄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眾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爲災否則陰盛而忤陽咎徵之來未有不緣類而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陛下聖性澹然固無便嬖女謁之類然除授命令閒煩特旨夤緣請託侵紊成憲尙或有之倖門旣開奔湊日眾豈所以杜幾微而窒萌漸乎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別淑慝國論嘗一定矣眾正在廷元氣充實姦邪之黨尙肆窺覷一二年來俊賢者艾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退倉猝皇遽或不知所從來於是善良之士寢不自安而窺伺者益眾矣朝廷紀綱寄于給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聞諸道塗顧猶有不得其職

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恐儉人非類洋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戎翟更成旣難遠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嘯聚之始非有跳梁不可制之勢也使陛下帥守得人監司得人撲其燄於未張一巡尉力耳奈何擁兵之帥或萌玩寇之心分土之臣各起倖功之念養成癰疽馴致決潰乃始草薶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于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或者幸其納降曲意招誘不知損威喪重適啟姦心二者蓋胥失矣寇虐肆行流毒甚慘替替之眾顛辜于天此又陰沴所爲而作也抑臣聞之滂于夏者其秋必旱陰盛之極陽必生焉漢儒之言厥有深指今庫下之田旣厄于水設不幸七八月之間雨弗時至高田之稼復壞于成飢饉相仍愁嘆滋甚豈獨峒丁逋卒能爲患哉比者三衢之事蓋可鑒已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畏思君道之當修秉持乾綱法象天德開公正之路窒邪枉之蹊使裏謁不許于朝外言不納諸梱以絕近倖侵權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讜使正人端士得以行其志而僉邪

巧佞不得售其私以抑小人道長之漸淮甸創殘之餘遴簡良牧寄以赤子之命招輯流民咸俾奠居收瘞遺骸勿令暴露江湖之閒寇孽方煽申救帥守戮力同心仍遣王人銜命督護整齊師律激勵士心以挫羣盜方張之銳則積陰之沴庶乎其可銷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忘戒謹如此今災異頻仍徵應甚著陛下可不亟加聖心乎臣以疏庸備數文館睿恩拔擢俾攝禁林倦倦愚忠冀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敢竭芻蕘之思意切言狂惟陛下裁赦

奏劄二

真德秀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滅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卽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

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侂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于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也侂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直前奏劄

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

真德秀

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爲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眾

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歲以來咎徵荐至三月宜燠而飛雪沍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靜而有震搖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于晝其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吳則象緯猶告愆也有一於斯皆宜儆懼而況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皇帝卽下求賢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任與夫政教刑獄之失薦紳百寮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于春孟而求賢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羣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懼之言不絕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以爲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褻而不嚴則愛有時而弛玩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相啟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于先

王成憲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二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然而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沖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刻深謂道德不如機變有一于茲皆伐樹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謠言守悶悶之家法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如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晁錯亦曰三王法合合于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爲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爲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

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爲政而不
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爲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
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寶參
而陸贄爭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有誑誤
輒罄其資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爲此往者明詔丁寧毋得擅
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汚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
銜冤已甚之人閒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
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爲羣情囂囂不自聊賴弱
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强者至欲刺刃守臣以自快民愁如
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爲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
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臣願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
于改爲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乎斯此祈
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爲晉陽鐸請曰將爲繭絲乎

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伯之難卒賴
之爲安今之有司知爲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
日者近甸海塘一役敷椿蔭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
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鏹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
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王者
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疾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
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于科斂摧于告訐
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于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
與民爲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爲生
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
而上之官者其請厯于官也有給厯錢其驗視于官也有繳厯錢
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飢儉爲慮
可勝計耶臣願陛下霈然下詔申飭有司削非法之征徭禁不時
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

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我藝祖
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
革藩侯專戮之弊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天覃
及百世列聖因之爲法益滿急故人之罪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
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民師用中典爲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
下天資寬恕同符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愧而臣區區思所以將
順者有三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
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狴犴比也閒者蕃舶之誅株連頗眾幽
鬱所感淫雨爲菑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陛下欽卹之心臣
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母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
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
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傅以經誼本之人
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
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之可行臣觀比來浸相承倣

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
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救民
命延洪國脈其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
恕爲心故有罰罪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在眚古流放之刑
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翫令閒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
已罰當其辜人自無詞側聞敕舉之官或乖審謹奏劾來上未盡
至公迺者朝廷蓋嘗原貫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
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
無謾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在可貸又郊霈之行
今將葺歲湛恩汪濊草木爲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閒有未被滌
滌者其閒舉稔惡盈名隳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
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
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
周至成王天下旣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

南齊文集卷二十三
十一
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況今乎
然常反復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蓋國
之將興不在疆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
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于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爲陛下告也

直前奏劄

嘉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劄

真德秀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
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
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受諫則明拒諫則
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自欺故爲君子者唯恐其
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
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論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
得不出于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
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熒誤上
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憲宗唐之英主也儉人之言一人幾至于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
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
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
用事嗚呼人主爲社稷計其可不致警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
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
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
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
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于賣直救過
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
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窒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
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謙言如恐弗及方
其盛時天下之士侃然獻議固有疏狂謬戾不切事體沾激矯亢
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爲臯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
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勅榜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

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
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
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
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
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
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爲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
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有利病者始獲上
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奸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
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極
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爲邪等
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爲僞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
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宏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答
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
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

失者必小人也
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
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
神反覆愚臣之言

軍器監丞輪對劄子

端平二年秋

杜範

臣草茅書生竊第奉常幾三十載區區愚忠無由自達遭逢聖朝
聿新庶政一介滯遺亦與甄擢進之周行今幸當輪對正小臣竭
忱報上之日其敢或有所隱以負不忠之罪惟陛下垂聽焉臣讀
易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天道人事未有運而不窮
者變而通之斯不窮矣其道存乎其人故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
吉蓋謂非大人則不能轉否而泰也剝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
剝廬蓋謂非君子則不能轉剝而復也至于下卑巽上苟止則爲
蠱蠱者敝壞之極也而有元亨天下治之象其繇辭曰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蓋甲者事之更端也先甲以究其敝之所以然後甲以
慮其敝之將然周思曲防動而必當則弊革而治立矣夫窮而必

變者勢也窮而能變者人也人不能變而聽其勢之自變則天下之故可勝道哉陛下以爲今之時何如時也豈非否而欲泰剝而欲復大壞極弊而爲蠱之時耶三四年權臣擅國百蠹交潰自陛下親攬大柄召用正人天下延頸企踵而望更新之治且兩年于此矣而紀綱之蕩廢者未修政事之苟翫者未飭風俗之頽靡者未振氣象之凋殘者未復楮輕物貴國匱民貧軍伍千紀而遠邇效尤邊備單虛而中外凜凜弊端糾結有不可爬梳之勢壞證捷出有不可調持之憂而上下方且苟安玩愒歲月以憂時爲張皇以慮患爲過計以振職爲生事以持正爲好名天下大勢如寄扁舟于驚濤駭浪之上維楫不固篙師不力而安坐以幸其善濟蓋亦難矣陛下更新之志非不勤也朝夕更新之令非不多也天下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陛下亦嘗深思其故乎夫新教條易新風聲難新觀聽易新心術難以一時之教條聳天下之觀聽而無以行鼓動之風聲變積習之心術是無

異飾屋之陋以丹雘丹雘雖新而屋猶故也飾人之羸以衣冠衣冠雖新而人猶故也若是則蠱何由而治而否泰剝復之機將轉移之以人耶將一聽之干勢耶臣愚竊謂致弊必有源救弊必有本本源之不究而漫曰革故而圖新是以弊易弊也天下之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曰公而已矣公則正大而明遠私則偏狹而滯暗公則兼聽廣覽而是非洞見私則惡異好同而利害莫察公則剛毅有執而果于徒義私則依違不決而制于兩可公則確意倚實以圖事功私則苟焉徇名以爲觀美公則隨其所施而人情允協私則一有所爲而異議並興公之與私蓋世道理亂之所由分也積三四年之蠹習至于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潰而爲百孔千瘡有不可勝救者攷論其故雖不止一端推究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爲之志而適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端而痛加滌濯使私意淨盡公道大明則變而通之本無難者不然病根未除而隨證用藥藥雖屢更何補于病臣

兩年間所覩聞者雖未必盡然而愚臣不敢有隱試爲陛下陳之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爲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怒之藏天命有德而或濫于私子天討有罪而或制于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昵于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于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維艱此陛下之私猶有未去也和衷之美未著同列之意未孚紙尾押勅事不與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于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于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親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猶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是以賢能不見于實用而流俗足以移人居論思獻納之地或以循默而充位處彌綸省闈之任或以刻薄而結知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風采之日鑠有官守者不得其職而吏奸之日勝監司無澄清之志而貪俗未弭守令無撫字之勞而民生益困任邊陲之寄者視軍資之喪而不以實上聞夸稱提之能者飾楮券之直而惟以虛

取譽上下相蒙類皆欺罔至于事之相關者則挾諛詐以啟紛爭勢之相敵者則懷嫉妬以謀沮害朝廷方恃以爲屏蔽而彼乃自爲仇讐私意橫流上下充塞大抵以便文自營爲入官之計以乘時射利爲進取之能以辭難避事爲保身之哲各身其身各家其家則陛下將孤立于天下之上矣豈不危哉此私之一字所以爲致弊之根源而枝葉之蔓延末俗之泛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弊源之未去而徒摘其一二政事之失更張而易置之朝令而夕變履行而輒止無益于更新之政而徒以失信于天下而生亂階也嚮也以苟且致弊而今也以苟且革之嚮也以具文致弊而今也以具文革之嚮也以因循致弊而今也以因循革之嚮也以欺誕致弊而今也以欺誕革之是謂弊益弊也何革之能爲是以上輕于出令而威信不立下輕于玩令而朝廷不尊天文變于上人事乖于下民心日搖國勢日危陛下之臣誰與領此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流涕而長太息也臣願陛下克已寡欲側身修行不以富貴

爲可樂而所畏者天威不以威福爲可恣而所奉者天道體乾德之剛健而無一毫牽制之失行王道之正直而無一毫繫累之偏廣聰聽以防壅蔽採眾論以定是非厲篤實之意以斥虛美行謹審之令以立大信毋徇流俗之見以疑君子毋求目前之快以用小人洗此心以主公道正此身以行公道修明此紀綱政事以大布公道方今爰立並相揆路更端亦轉移世變之一機也若拘攣退沮復循故轍則天下之政殆將不復新矣矧國家多事內阻外訐鎮定綏輯惟在輔相既同心于忠愛亦何分于事權宜相與協力并智埽除宿弊曠然大公以公是非進退人才以公好惡大明黜陟以公議論修廢補弊以公弊害扶顛持危毋有纖芥之嫌以來讒人交鬪之口毋爲形跡之避以壅中書積壓之務此正今日之所當先者且論道經邦宰相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宰相事也今乃行下有司之事而猶侵銓曹之官州縣之美職京局之猥任悉歸于堂除又有堂除撥下者亦占爲堂差此姦臣招權之術

市恩之門聚利之塗因仍不改以致今日瀆亂朝綱滋長吏蠹莫甚于此祖宗朝雖六院亦隸銓選今縱未能遠迹前憲亦宜近考孝廟朝凡不繫堂除差遣皆令銓曹依條注授妙選天官長貳使率其屬以綜核人才不惟可以息奔競之風塞僥倖之路而宅揆之地文書不至委壓庶可以清心省事與其同列講明至計以安社稷舉用賢俊以起治功此尤今日之所當先者也然後訓飭庶官布告中外明示意向立之風聲以洗天下積私之習以回天下嚮方之心其他蠹弊之所當革事功之所當舉者毋循偏見毋急近功必深思夫先甲後甲之義圖其始必究其終規其得必計其失慮患之必先預防之必審則治蠱之道得而否者可泰剝者可復也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近者召用儒臣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蓋以人之一心萬事主宰故欲闡先賢之格言大訓以切劘陛下之心

術爲建事立業之基此正大臣格心事業雖施之于用未覩厥成此當責之于用功未實故成效未著不可以其言爲清談無益實用而欲委而棄之也竊聞近有好議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是將以不致之知不誠之意不正之心而欲有爲于天下萬無是理陛下或感其言則將有厭薄儒學之意而奸駟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攫取陛下之富貴者乘閒而售則人心失而國本搖天下事去矣此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之所係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力崇儒學以其講明見之力行毋徒資誦說以事美觀而卒墮或者清談之譏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和糴權鹽劄子

杜範

臣聞朝廷政令不難于出而難于行非行之難也出而易行之爲難也不審其出而輕于行勢阻而事艱民與國俱病矣近日和糴權鹽二事爲當今至急之務本以利國也國未覩其利而民已受其害削國本而離人心鞠爲亂階莫甚于此臣不敢不爲陛下言

之倉廩空虛至今極矣和糴之數乃一歲支用之不可省者及時收糴誠不可緩然奉行之臣固當思國用之甚急尤當量民力之所堪聞之浙右自三百畝以上每畝例科三斗以今歲年穀不登其得熟處僅半收而止矣自輸納常賦之外所餘寧幾何而欲以三歸之官也是將空其家盡其老稚而飢之耶其大家素有厚蓄者多科之固不爲虐其餘中等小戶專仰每歲田租以自給稔歲僅僅不乏凶年且無以自贍其何以應司之輪強其所難從雖嚴刑峻罰朝籍而暮黥亦無益于和糴之數而徒傷祖宗寬厚之澤矧吏姦並緣其邀索之費幾與輸官等則民力其將何以堪其餘江東江西諸郡科數亦重每郡不下數十萬雖小壘苗租不及一二萬者亦科十餘萬且行一切之令不恤民戶之有無至有行下諸部不容其納正苗而先量和糴者奉行若此必將暴政四出人心怨離重爲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今朝廷若遽減已敷之數固非事宜亟合旨諭諸路和糴官監司郡守廣爲耳目務通下情詢問

百宋文選卷二十三
人戶有無之實斟酌官司科糴之數無爲一切以行科擾不恤之政無徒重科以開姦吏邀索之門上下相安而辦則民力舒而國事濟矣財用匱乏于今爲甚鹽課不登所宜措置專置一使誠爲急務若付之沈慮深謀之人下不擾而上不競則國體正利源復今乃使貪躁喜功者爲之侵使者之職奪小民之利掠正額以圖浮贏苟以虛羨之數愚誘朝廷且各郡置一檢察其所辟皆貪進不靜之徒必將各以媚上爲能虐亭戶捕私販紛紛多事所至騷焉于國計曾未見其有益而戶部已虧月入之額矣待其生事苛擾怨讟並興而後罷之則所傷已多雖悔無及不若以兩浙鹽課責之兩路使者或鹽本不支舊額虧欠使者亦何所逃其罪顧何庸曠朝廷舊置之官而欲自以爲功也淮東鹽課最重而擅于諸閩誠非重制使之權不足以收之亦合斟酌事宜使彼此相安以圖久遠之利商賈通行而無艱阻之憂則課利不患其不羨爲朝廷之助誠非小補兩浙諸郡檢察宜亟寢罷以安畿輔小民

無令競爲生事以激多事之變昔人有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正爲朝廷行不得已之政者設也今之和糴權鹽二事可謂不得已矣出之不審以至行之甚難民爲邦本根本一削實安危存亡所係不止目前帑廩匱乏而已如臣前所陳欲乞聖慈念民生之甚艱國步之甚危明示二三大臣亟賜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南宋文範卷二十四目錄

奏疏

直前劄子

端平三年

論恢復和戰事宜劄子

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劄子

論用人劄子

論法例劄子

論賞罰劄子

上寧宗皇帝諫北伐書

平戎十策再上皇帝書

江東上封事

奏備邊四事劄子

方大琮

吳泳

吳泳

許應龍

許應龍

許應龍

華岳

華岳

袁甫

袁甫

南宋文範卷二十四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直前劄子

端平三年

方大琮

臣頃入對恭聆陛下責羣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為欺罔者有之背公營私者有之豈不以國用匱兵籍虛將材乏未聞獻理財之實計畫強兵之實策薦一校之實材此非諸臣而誰責而羣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綱常幾泯布粟之謠不解恐蓋氣之未散兵端輕動輪臺之悔不聞恐怨氣之未洗北司怙寵南陽干政恐謗聲之未消自汴洛喪師京城失伍之後每更一變上下相誘廢日力違事機至于今極矣然下之所以望乎上者皆所當為而其事甚易上之所以責乎下者皆所必為而其事則難陛下何不為其所易而責羣臣以所難哉今內外之事急矣不知禍變何為至此極也所以回天心感人心者獨非當為之事乎為陛下計莫若

明出二詔布告中外其一則開誠卽位之初心全復友睦之美意前愆往謬各正主名綏亡撫存典盡恩渥對越祖考可以慰答列聖之靈則天心悔禍矣其一則深懲興兵之昨非具述蹙地之痛戒諭諸闔當若同舟勞苦將士俾如挾纊號召豪傑顯罷和議使有不與虜俱生之志則人心斯奮矣必如間關草昧而無爲平世之規模必如筭路藍縷而毋事太平之盛觀謀必公之外庭則掃除戶內者無所投其巧矣聽必廣之疏遠則夤緣近親者無所售其私矣此在陛下一轉手間直易耳明白洞達布之海內而無愧感動天人之機豈不在是然後大會羣臣而語之曰財以何術而裕兵以何策而強將以何道而擇給之筆札如慶曆之間天章閣極其議論如淳熙之對選德殿置國用一局使曉暢財用長于心計者居焉置邊防一局使明習兵事熟于地形者與焉凡今之所難者使之朝夕講求焉商榷焉可也且將材以多事而見今可爲多事矣而將材未之見何也若夫合諸屯之伍符而考覈軍

實則兵精而財有餘以出戍之生券而就募邊勇則兵倍而財亦省此策非有難行者而施之兵刃交接力不暇給之時則眾疑其難矣亦豈容畏其難不爲之哉今而曰必敵勢稍寬而後可言治兵可言儲將必事會稍紓而後可議節用可議救楮然陛下何修而得其寬且紓哉必有以感人心回天心而後庶幾得之此臣區區之愚深望陛下爲其易而使羣臣當其難也羣臣亦何能之有不過憑藉祖宗之積累蒙賴陛下之德威殫竭智慮有死無二或足以康時屯而延國脉也雖然今之所謂易者在陛下一心耳播告詔書豈空言哉臣嘗觀漢文帝賜尉佗書其言質實無少回護首日朕高皇帝側室子也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帝蓋明卽位之初心而無所諱故尉佗亦感服粵患遂息又嘗觀唐陸贄草興元詔德宗許以不必避忌有云天譴而不悟民怨而不知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帝蓋自言其召戎之大悞而無所掩故悍卒感泣寇難遂平聲音之于化人末矣果出于中心之真未有感而不

化者苟非其真雖日下一詔無益也臣願陛下翻然感悟母為虛利害所撼洗然更新母為小補綴所牽斥遠孽闡母至決侍臣之去留裁抑近屬母重煩諫臣之論疏是機也苟善用人則人心可悅天心可回凡兵財等事庶可徐就吾之條理矣方危機交迫悔改已遲若遲而又遲一旦瓦解雖人主汲汲修德百官皇皇修政祈哀于宗社請命于上帝已無所及自古危亡之極豈其國之君皆失道臣皆失賢哉蓋其由來漸矣此臣所以痛哭流涕為陛下告也當主憂臣辱之時而臣力不足以執干戈謀不足以獻帷幄朝驚夕悸思效一得而忠愛陛下者止於如此愚戇無補祈去未俞惟陛下察其誠而採其言則宗社幸甚哀其愚而聽其去則小臣幸甚

論恢復和戰事宜劄子

吳泳

臣以孤遠之人七載登朝四當陛對一上封章兩陳議狀凡事有係于國家之戚休謀有關於邊廷之細大懇懇盡言已無所隱今

復輪當轉對何敢不罄樸忠而抒愚慮乎臣之友洪咨夔嘗向臣說比以論思言用兵事陛下曾面諭之云恢復未嘗不是信斯言也陛下誠有見于天經地義之不可易邦紀民彝之不可泯亂也然而義有是非名有虛實夫大有為之說孟氏之言也豈不偉哉自王安石竊用其說以變祖宗之法凡端人正士皆目之曰流俗則所為大有為者適所以為禍首也繼志述事之說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自李清臣等剽取其說以排元祐之君子讜論忠言皆指之為謗訕則所謂繼志述事者卒所以成厲階也禮經孝弟之說非不順且正也姦桀欲托之以劫制人主則孝弟乃忍恥事仇之物春秋復仇之說非不義且直也權侂欲倚之以立蓋世功名則復仇乃開邊生事之門夫大有為正論也繼志述事善經也孝弟順德也復仇大義也若用之而適其宜行之而當其可則凡此四說者以之利社稷安國家何為而不善哉脫用之而不當其可惜一時之善名遺後世之實害則此四說者皆所以招亂召禍

也夫烏得爲是哉知乎此則陛下恢復之說亦可言矣且陛下之始更化也收用仁賢黜棄奸回善旌諫鼓開敢言之路金科玉條嚴賊吏之罰大廷塞包苴之徑方國絕羨餘之涂戒飭將士之詔動以師人多寒爲憂蠲除科斂之令幾與春日寬大詔書無異若及是時保持初意謹固封疆愛惜根本兵不必多也而精于料簡財不必聚也而審于調度生齒之版愛護而不傷泉貨之源流通而不壅吏士精敏馬牛滋蕃所在公私皆亭亭有蓄日積月累至于斯今則雖不至太和亦可以幾小康雖不全望元祐而亦可以爲小元祐獨奈何封內未固而妄興經營分表之謀編氓未安而遽有弔撫遺民之意京洛之敗徐邳之敗唐宿之敗精兵殲盡勁馬斃倒征者死于場輸者僨于道糧儲器械彌滿于山谷者不知其幾千萬坐是邊鄙耗屈國中疲敝民怨召爲天災兵貧激爲內難其所以至此者恢復之名誤之也夫恢復二字不載于六經書但言紹復而已詩但言復古而已春秋傳但言復禹之績而已至

漢揚雄倡爲規恢之言最後班固方有恢復疆宇之說蓋復者興衰撥亂之名而恢則有拓地開疆之意臣固弗遑深辨也向使勞師費財卽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贍一路而不假外求然後可爲長遠之利遂成開拓之益師不爲輕出財不爲枉費也今也不然新復之土仍聞朝廷自邊城輦運金帛制府從內地支撥糧草增添轉遞應接不給則是以吾民之所產而奉難保之驕卒空吾國之所儲而實無用之土地騎馬一落于平岡而資糧皆化爲野土眞恢復者果如是哉要之恢復之說用之于建紹中興之日則爲宜而開禧妄求邊功則爲非宜也用之于乾淳全盛之時則爲可而端平驟謀北伐則爲未可也矧今北地早涼弓堅馬勁敵情叵測突在面前外間流傳籍籍已有敵人祭天灼骨卜之說已有河南北塞并夷塹之說已有鳩兵在馬狐嶺聽發放之說已有分師從三路入寇之說于斯時也浪戰非也亟和亦非也恐非遣李伯淵奪舟劫馬所能止其來也恐非縱玉檝市獺皮搜鞞髮所

能結其歡也恐非結田八武仙以帛書蠟彈所能制其命也爲公
家忠計則莫若急修守備大明黜陟易中軍之暴帥以伸國威斂
新邊之戍兵以保國勢子才澄旣褫竄大將何得佚罰邳徐宿旣
潰敗元帥何得已責淮北軍州如某處有舟船某處有糧械悉使
收回以實吾之邊備北來歸附之人如某人譎詐某人反復更不
專任以貽我之內憂區畫旣明位置纔定降尺紙之詔布前所失
于國中使海內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亮其有不得已
之實明白洞達毋匿厥旨他日敵加于己爲之應兵則人心思奮
士卒感動將何事而不可爲者若復繫吝固執憚于改爲徒使邊
臣之不忠者成則專利于己敗則嫁禍于人且哆然妄謂前日之
興師發于聖斷出于廟謨而非已過則何以有辭于永世哉臣不
勝拳拳

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劄子

吳泳

臣竊見邊事日急國事日蹙民生日困士大夫日危宗廟社稷之

日凜凜矣江淮事體臣近者旅從橐之條陳陪都堂之末議計必
轉而上聞獨惟蜀中乃臣父母之邦而弄壞至此臣竊痛之蓋北
騎自八月分道入寇犯興元犯沔陽犯階文九月併兵破大安十
月一日哨朝天七日闔益昌十日至閬中又分爲三涉江而西者
以十二日入普城順流而下者以十三日入順慶絲新井鹽亭而
東者以十六日入潼川併三道之兵以十九日破成都二十七日
掠眉山二十九日焚青神十一月一日渡河灑迫嘉定凡梁劔以
北岷峨以西皆祖宗德澤之所涵濡不意斯今橫被此禍三百年
之境土自此殘壞三百年之人民自此塗炭三百年之衣冠士大
夫自此汗鱗不知陛下曾聞之否乎嗚呼痛哉臣嘗推原其所以
壞蜀之故四境不治而文秦鞏三軍不結而結十八族我之將士
衣紕衣而臥掘草根而食曾無挾纊宿飽之恩而輦輸銀帛駝載
薑布反使官軍義士擔擊牛酒以厭敵之欲關隘不修不問也士
馬不練不恤也器械糗糧不備不計也問之則云已得朝廷處分

矣下秦川入關中將會于宛洛矣分表經營喜功生事卒使北人
劉我邊陲突我堂奧興沔利閬綿劍潼遂彭漢成都嘉眉莽爲盜
區或者皆謂汪石引敵而來此結約不審壞蜀也蜀之所恃以爲
國者險也外三關不守而保內三關內三關不守而保漢沔漢沔
不守而保三泉境日益蹙成日益斂已貽識者之慮而近者制閬
戎司又立爲縱敵深入然後邀擊之說太安緊要去處而開關延
敵棄險不守乃欲設伏山谷間以奇功自命鏃矢未發而敵已越
我而西矣龍洞閣謂之天險朝天嶺謂之天寨而棧道不燒隘口
不塞乃營營于德勝一堡不知費幾工役壞幾錢糧而聚一二驕
駘子弟于其上虛實動息敵之在對山者皆嗤笑之所以敵兵過
險更無後顧之憂此措置不密壞蜀也譽一人也則游揚拂拭雖
有償軍失地之過而曲爲掩覆毀一人也則訾短詈謫雖有救民
保境之功尚終加沮抑陳昱械而彥威乃出獄賀靖廢而顯忠乃
管兵死事義也有賞有不賞棄城罪也有罰有不罰前帥所施行

後帥多不以爲是正司所經畫副司每不以爲然一司之中而有
兩總領一軍之中而有三制置士大夫之阿附曲諂者往往獎不
肖而尊愚此議論不一壞蜀也自丁卯曦亂興沔而權臣已有棄
蜀之說自己卯寇入漢中而廷臣又有無蜀亦可立國之論自辛
卯北兵破利入閬而襄陽帥臣復有扼均房守歸峽之策積習至
于去冬廟堂條具邊事夔帥申明事宜則又欲置襄州一屯千金
移田一軍于敵矣何待蜀之薄如此耶三京之師棄資糧如泥沙
至蜀餉科降則吝北使之遺捐金帛如糞土至川閬奏請則嗇公
府有月獻胥徒有例錢置官設局于此以事交結反謂以此適置
閬之情抑不知敵入不告師敗不言帥之老且病不以狀聞則適
所以塗其耳目也亡形已具而相不悟邊報日急而上不知破碎
爛壞至此極而後倉卒易帥此氣脈不通壞蜀也積之四壞已非
一日臣自離鄉里及造天朝今九年矣已丑上西陲入議辛卯乞
遣蔡范救蜀壬辰疏四失三憂癸巳論武仙窺我安康乞嚴作隄

備乙未言元兵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不可不固上流又言西邊連年調度財殫力薄乞逮賜科降蚤趣援兵今歲之憂乞早儲蜀帥以備不虞又以彥呐未疾告老會議都堂嘗言李暹有威望揚恢有精力皆可以爲彥呐之代無一歲不言蜀事無一日不憂蜀亡而誠意不積不能感動事勢至此噬臍何及臣每惟國家圖事不大敝壞則不更不至危亡則不革然委其壞亂危亡而不之救此豈陛下念祖宗全付予有家之心哉此豈大臣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之心哉此豈小臣憫其宗國顛覆之心哉臣得揚恢書自言由簡入瀘誓死以報欲召瀘敘榮州長寧諸寨之丁以圖進討借兵于西南諸族以壯軍聲取財于一二郡綱解以濟乏絕檄募豪杰榜集散亡具欲進至漢嘉謀復成都頗見其有憤排獎率之志比雖已令制置四川若更陞昇從橐之名許用大使之印庶幾事權稍重可以勵其志氣責其事功此一策也又聞李暹尚在夔子雖年耆齒宿而威望德業猶可以鎮服人心昨已除成都而成都今

已破敗未可卒往莫若使之暫留夔門與虞普同共措置凡監司帥守沿流而下者或有帶行官司錢物許令截撥以爲招軍激犒之用此一策也又聞賀靖在白水劉在文南曹友聞在順慶楊履正張涓在左綿陳隆之李顯忠在巴渠聞其麾下部曲猶未盡散欲乞札下制司分遣帛書蠟彈從間道付與諸將令其前後伺便夾擊勦賊出境若有奇功卽以所立賞格賞之此一策也頃聞朝廷已降黃榜給牙牌分昇二閩甚得區處之略然聞敵兵之入利路諸司椿積已蕩盡于廣都劫船之日根本掃地公私赤立似未可以虛支救之也臣欲乞朝廷捐撥金帛多給官告文臣朝議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皆付空頭告命令制使便宜書填更或昇以數十金帶以示激勸庶得救蜀之實此又一策也外又有蜀士之旅食京華者其間豈無忠義慷慨有志事功叩闕上書議論可採若得朝廷獎借或假以一官或許以免解使得憑藉西歸以說論豪傑其圖克復又一策也臣前所陳四壞欲陛下知

之也後所陳五策欲陛下行之也又恐世之便文自營不識時務者各持異論土地之殘破不惜而惜金帛人民之塗炭不恤而恤顏情衣冠華族之汗辱不校而校爵秩之崇卑忠臣義士之死亡不問而問軍功之泛濫虛駕漏付之悠悠將恐禍至無日而唇齒俱寒矣臣願陛下念藝祖皇帝所以取蜀之難念高宗皇帝所以保蜀之難念今日所以失蜀之易合羣策而救之資羣力而復之毋曰孫氏無蜀而可以抗魏東晉無蜀而可以控制劉石也情痛辭迫不避斧鉞之誅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論用人劄子

許應龍

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諸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于文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有益于公家之用者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于德而嗇于才

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皋陶稷契尚各守一能況于中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引知識則嫌于挾私難服眾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其人何由致治乞朝廷設十科以舉士臣聞天下固有一才之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于用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則皆有以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皋陶謂舜受敷施九德咸事則俊乂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凝庶績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靜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稟賦之自然而無容心于其間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使而急于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俱欲求勝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實基于此司馬光論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

獄錢穀者並用之而長于此短于彼者不可求備此乃官使人才之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足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讎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為苟容處事詳審則以剛直為沽譽長于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為腐儒專于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為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為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為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者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于將略或精于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擢用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眾正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為吾用而何事不立中興之烈可指日而冀耳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論法例劄子

許應龍

臣聞有法之弊有例之弊法之弊易見例之弊難革舍法而用例此今日之大患也夫著而為律疏而為令編次成書各有條目蓋截然而不可易也是雖有旁照有通用舞文弄法者固未免輕重出入于其間然使有司精明詳考而熟究之其姦莫能逃也豈不曰法之弊易見乎乃若例者或出于一時之特恩或出于一時之權宜有徇其親故而開是例者有迫于勢要而創是例者揆之于法大相抵牾而後來者扳援不已案牘在胥吏之手有司不可得而知也執已行之比有司不可得而拒也豈不曰例之弊難革乎今日之弊百司庶府凡所施行固未嘗無一定之法然未免循積習之弊舍法而用例焉非不知三尺之背違也執而不行恐至于拂人情非不知冒濫之滋甚也抑而不予慮至于召眾怨遂使胥吏得以執其柄而容其私厚賂以賈之則以為有例之可行請求之未至則匿其例而不用長吏知之而不能禁天下交病之而不

敢言昔富弼有言曰近年綱紀甚紊隨事變更便爲成例至使民力殫竭國用匱乏所以然者法制不立而習爲例者淪胥至此是豈非壞法之尤者乎今日之弊亦已極矣一切禁而惟法是用固爲拔本塞源之論然循習之久遠爾盡革恐事勢有扞格而難行者若聽其冗濫而不爲掣止則轉相因仍必至于蕩然而無法矣昔韓琦每事用例吏持例在乎金錢之多寡以爲去取琦目擊其弊取其可用者而刪其冗謬者是以吏無所容其姦事以職舉今莫若明詔有司搜求前後已用之例公其參酌可行者留之不可行者去之使之輕重得宜於法意不相違戾編爲成書藏之有司凡有陳乞據此施行若是書之所不載者皆抑而不予庶幾權不在吏而奔競妄求者無所容其巧矣此亦因時制宜之一策也惟陛下與大臣熟議而行之取進止

論賞罰劄子

許應龍

臣聞賞罰軍國之紀綱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

天下況世變已降人心寢不如古法出而姦生令行而詐起苟無賞罰以振肅之則爲善者何所勸爲惡者何所懲是以聖明之君必以賞罰爲先務而不故有一毫輕重之私善所當賞雖賤必錄使知爲善者之無有不賞惡所當罰雖貴不貸使知爲惡者之無有不罰也夫如是則胡禁不止胡法不行苟執之不堅所當得者或矧忍而不予而不當得者乃僥求而濫授所當罪者或經營而苟免而不當罪者反牽聯而併及勸沮不明善惡無別故作之而不應率之而不從因循苟且亦終于委靡而已嗚呼烹阿而封卽墨威王能審左右之毀譽而羣臣莫敢飾非齊國大治矧尊爲天子居得致之位有能致之資苟于刑賞之際斷在必行則人心振起何事之不可爲哉昔我藝祖肇開洪業雖以仁厚爲立國之本而信賞必罰凜乎其不可犯清謹可任擢升宣徽貪墨不法徑寘極典守邊有功厚加賞賜出班妄訴悉行誅戮恩威並用使天下竦然而畏慕故紀綱爲之振肅國勢至于尊安成憲昭垂眞萬世

之龜鑑也恭惟陛下仰紹丕基恪遵祖訓厲精思治宵旰忘勞爲官擇人將以宣德意而結民心選將練兵將以壯皇威而銷外患然今之官吏果能究心于恤下乎今之將士果能用命以決勝乎竊觀州縣之間循良者固不乏而暴征橫斂峻法嚴刑者未免爲民之害中外之兵驍勇者固可用而遇敵則逡巡而不前少勦則倉皇而先遁者未免爲敵所輕爲弊若此豈倡率之無術耶抑法令之不明乎然廉吏之舉荐頒于詔令貪墨之罰屢形于奏疏嚴私役之禁戒陞差之私若是之類無日不討諸國而申訓之而玩習者如故何歎蓋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推原其端無亦賞罰之間猶有未信必者乎節儉正直當賞以勸善也而單寒寡援則誰復薦引貪冒苛刻當罰以懲惡也而稍有牽制則莫敢發摘恩賞自有成法或攀例而放行鐫黜猶未及期已經營而希進陷陣者或隱蔽而不申寄名者反僥冒而受賞培克有禁而曷嘗施行奔潰當刑而隨復招集故人心玩狎雖令不從此吏治

之所以未振而軍政之所以未舉也轉而移之其勢甚易惟於勸懲之間力加之意而已蓋不以親疏貴賤爲輕重則可以行賞罰不闊略於其大而纖悉于其小則可以行賞罰無功同而賞異罪均而罰殊則可以行賞罰執此之政如金石行此之令如四時則以之馭臣當化貪而爲廉以之御軍當變怯而爲勇成效大驗特一指麾之頃耳然按察郡縣則在監司激厲將士則在主帥監司苟賢則不吐茹于剛柔不轉移于勢要貪暴者必刺循良者必舉聞風知懼當有解印綬而去者矣主帥苟公則紀律之必嚴揀閱之必精用命者賞之犯法者誅之則畏威懷德雖蹈水火而不避矣至于監司主帥則又不可無激揚之術苟賢否不分聽其曠弛則委靡者不失其寬厚而振作者反幾于生事容貸者自可以逃責而廉按者或至于召禍如此則人心疑畏孰肯以國事爲念哉臣願陛下明目達聰詳考熟察能舉其職者莫不陟不勝其任者莫不黜則孰不激昂奮厲求以自見登攬澄清號令精明當有如

范滂光弼者出矣此又操執綱領之要術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上寧宗皇帝諫北伐書

華岳

開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國學發解進士臣華岳謹熏沐百拜裁書獻於皇帝陛下臣聞職諫諍而不言有罪非諫諍而輒言有誅臣以一介草茅誤叨教養非敢僭以求狂妄之誅誠以天下之大變將形國家之大患將至有職守者不敢言無職守者不敢僭臣於此時不能剖露肺肝控告君父則不忠之罪不惟不逃而臣之身首將異其處雖有粟烏得而食諸臣見旬月以來都城士民旁皇相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老小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闔閭籍籍欲語復噤駭于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其所自則侍衛之兵日夜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于平時郵傳之程兼于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于北征也夫侂冑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蓄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

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侂冑致身顯貴者陳自强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羽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趨承侂冑而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僕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凋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剗膏刻血苞苴侂冑以致通顯飢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姊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館之貢子爲郎富宮之庸鶯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鈴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子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于陛下而出于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于侂胄而出于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關河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及吾咽喉而不憑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吳越一身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以來軍皆培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叛其守令家自爲爭人自爲戰此又啟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與臣嘗推衍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乙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照荆建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薊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應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于先舉儻其叛盟犯義撓我疆場至于事不獲

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自首其事自倡其謀則將帥內睽士卒外叛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饋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湯武革命應天順人黃帝征伐天時人事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國中之外患既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倖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將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時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于身權出于人俛首待終何濟可噉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截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天下欺君罔上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

外攻姦臣內叛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實天地父母生成之賜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不備

平戎十策再上皇帝書

華岳

開禧三年吉月吉日待罪國學發解布衣臣華岳謹昧死百拜裁書獻于皇帝陛下臣向以狂妄叩闕乞罷兵事冒犯天威重蒙聖慈不賜誅戮謫臣建安道今兩載伏自待罪以來日聞邊鄙之音傷痛不已乃知臣前日之所以料陛下今日之事者審也夫救火於炎炎之時不如徙薪于曲突拯溺于狂瀾之中不如濟人于溱洧今火之既焚水之既溺復將坐視而不恤則燎原滔天之患將莫知其所止矣當其未焚未溺臣不能挽回陛下之聽臣之罪也不可逃及其既焚既溺復不能爲陛下撲滅而疏導之臣之罪可勝誅耶臣嘗聞之立帝王之大業者在豪傑掃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高帝惟能收三人傑故赤帝子之業不勞而成光武惟延攬英雄故中興之功定於十有三年之速英雄不收而咨謀于庸常

科目之儒豪傑不招而聽命于官試草草之士臣知其漏見淺識適足以資敵人深長之謀而輕舉妄動鮮有不犇軍而誤國者然則陛下今日之事將付之于書生學士耶抑付之于英雄豪傑耶夫所謂英雄豪傑者山林特起拜爲父師江湖雋逸視爲標準衣冠縉紳足未嘗躡其門王公大人未嘗過其目其所究心者門屏缶聽種冰穿圍飛灰走電風篁水柵木櫃搖波透石遠汲之制其所籌算者五福大遊君基臣基天乙地乙四人直符小遊民基青門直使之訣其所歌誦者長慶人事諸子秘傳張氏屠寇九星營寨諸家秘密之書其所交遊者唐城桐柏茶牙海狗東鄒南偃夾山六安雞鳴馬嘶羊峴房陵襄淮遺逸之士其所暢望者巢淮漣泗之淺深可以通津之遠近淮漢荆襄之肥瘠可以屯兵之多寡其所素曉者淮東多川澤利舟楫而不利步騎淮西多山林利步騎而不利舟楫其所收集者皆梁漢奇材荆楚壯士煙雲樓閣波濤樓櫓窟穴藥石風雲占候之人物其所計度者山口樅陽東

關斥江裕溪馬腸九曲狗溪射楊楊口洲頭楊林之津要以至荆襄之戰地三十六何地爲險淮南之山寨九十四何寨爲要論至於此則英雄豪傑之士其視夫書生學士之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仰惟皇帝陛下奮五百歲間生之資恢億萬載中興之業將以合天下而爲一家合夷夏而爲一統凡兵家之事無不曲盡其至自宜一舉而朔庭空三箭而天山定何大兵之出兩周星次而大捷之未奏耶何調發之帥布滿沿邊而廢置之靡定耶掘池三尺可守一城兵家之濠塹也何長淮千里不足以限守禦之闕也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兵家之險要也何雲屯百萬不足以塞犯淮之寇也尺寸之地所必爭何賊鋒未交先自棄其城邑糶粒之粟所必計何賊虜未至先自焚其糧草也市人可驅烏合可鬪兵家之妙用也何今日二浙福建江淮荆湖新招之卒其發解于宣司者乃病于教閱之未精耶唱籌量沙因糧于敵兵家之奇計也何今日武昌蕪陽山口樅陽池口蕪湖采石建康鎮江交收之米其椿

積于沿江者尙慮其積之未豐耶臣嘗深思而熟計之非陛下之龍遇者皆科目行伍之材而英雄豪傑之材則未蒙于寵遇擢用者皆規矩準繩之士而泛駕不羈之士則未蒙于擢用故如是歟自今以觀師行千里命下雨載求賢之詔下郡國者無一字薦賢之書入章奏者無片紙荆襄之遺逸未聞其姓名江淮之豪放未識其面目人材何自而能出事業何自而能濟以故甲日亦戰乙日亦戰不知夫壬遁之爲何術也生道亦出軍死道亦出軍不知夫青黑之爲何神也張曰可將則將之李曰可罷則罷之不知張李之說孰爲果然耶左曰可攻則攻之右曰可守則守之不知左右之說誰爲適當耶吁廟堂有知兵之臣則總調發者皆真實之材宣司有知兵之士則受節制者無僥倖之將故廟堂知兵則知兵者進而不知兵者退宣司知兵則知兵者將而不知兵者罷兵不自知而一切黜陟之術悉聽諸人吾見其事業之所成有不待智者而後知其必敗也今日之事正坐乎此一則取士而不得其

實二則招軍而不盡其材三則禦騎者未得其具四則陷騎者未
有其策五則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則守其地而復無其備七則
恩威之不明八則利害之不密九則急務在財計而財計未豐十
則邊計在馬政而馬政未備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傑之士爲陛
下洗而新之則他日敗亡之患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請爲陛下
條陳于後夫兵者心也戰者氣也心之不充則臨敵而無定見氣
之不足則遇敵而有畏心前日胥浦橋壯觀亭之戰皆諸將之無
定見也故與賊眾相望則疑其有一百萬二萬吁彼賊而果如
是之多也一馬十芻則二百萬之馬二千萬芻矣果山積于何所
也一人斛粟則二百萬之卒四十萬斛矣果廩運于何地也一馬
行地一丈而總地幾里也一人占屋半厦而總屋幾營也當時諸
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塵埃遠起乃棄甲曳兵而走彼
非甘爲誤國之人也其心之不充而無定見以主之耳兵家之法
三軍不可奪心果如是歟前日花靨鎮安豐軍之戰皆諸將之有

畏心也故未與賊眾相對則曰寡不敵眾弱不敵強吁彼賊而果
如是之眾且強也叠弩爲寨可以絕賊騎之往來而彼之眾不足
恃矣掘池爲營可以沮賊兵之衝突而彼之強不足逞矣堅壁不
戰吾有以避其鋒而久自挫矣絕糧不通吾有以斷其後而終自
斃矣當時諸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旗幟遠出乃奔潰
四走彼非願受夫失律之誅也其氣之不足而畏心主之耳兵家
之法氣實則鬪果如是歟夫一戰而勝猶不能收拾其殘潰之卒
脫其不勝則家基之器甲裹囊出戰之器甲裹囊皆爲賊人所有
矣何敢望于再合也一戰而利猶不能安于息肩之所脫其不利
則分留之弓箭鎗弩入隊之弓箭鎗弩皆爲賊人所有矣何敢望
于復戰也一敗之氣三月不甦一敗之缺十勝莫補是豈可以輕
舉耶是豈可以輕動耶此曹而果知兵耶則淮北之塵埃虛耶實
耶馬之塵耶步之塵耶此曳柴而揚者耶此順風而掃者耶七色
之塵埃誰能辨之耶此曹而果知兵耶則賊營之煙霧虛耶實耶

炊煙耶火煙耶聚朽木腐草而生者耶焚倉廩府庫而起者耶此高而走者耶此低而平者耶十種之煙霧誰能曉之耶十七等之間謀誰能遣之耶十七色之採探誰能分之耶精銳之兵疲于轉戰新招之卒昧于教閱均力之法何諸將之未諭歟穎河之敗不戰而卻峽石之敗未戰而潰暗伏之法何諸將之未學歟破虜之捷方奏未幾犯淮之寇已不可遏非知兵之士未用于陛下耶鄧城之兵入于廣右清溪之張遁于京西非知兵之士未歸于陛下耶五福君基間入江南青門直使皆入鄭衛非太乙壬遁之術未獻于陛下耶袞河鄧城不知唐鄧之姓名磨盤羊寨不知海泗之虛實非石六缺張二之徒未投于陛下耶臣岳貫本開德世祿五符伏自卯角至今日誦兵家之書日習兵家之事日求兵家秘妙之術日訪兵家先達子孫名將後嗣家傳世襲之論凡事之有繫于兵者無不徧考地之有關於兵者無不徧歷器用服食行陣衣甲之制有資于兵者無不旁搜遠採以盡其底蘊山林遺逸英雄

豪傑之士有精于兵者無不端拜師承以益其寡陋以故一步一跬皆有定制一分一毫皆有成法耳聞目見者非眾所共讀之文口授心傳者非人所同得之學衛公武侯不傳之妙臣得其真韓信曹公不著之書臣得其秘不遇見知未甘棄逐於是易真實之兵爲章句之士變汗血之心爲選舉之學慶元己未應補膠庠僥倖前列嘉泰辛酉應舉胄監濫廁多士或參或告凡七八年若公若私凡五十戰校定一成艱苦萬狀乃以上書乞罷兵事觸怒權勢致被誣摭妄亂敷奏重蒙聖慈將臣免真決送建寧府編管倚歟休故楚項之將殲故韓信不死于滕公之手李唐之將興故李靖不死于馬邑之難天將使我國家恢拓海宇混一區夏故英雄豪傑之士幾死而不死無生而復生也伏自丙寅之春被旨入建首尾三載前後五赦揆之三尺合放有餘而知遇不逢寇讎相值嘗據池州中軍統制孟思齊申請臣爲副貳矣未幾而思齊有殞星之變江淮宣撫使吳宥辟還臣于幕府矣未幾而宥有易機之

命三年之間雖自揆廢材不復覩用于世然臣下不忍辜平日抱負之學上不忍負十年教養之恩待罪以來無所用心日蓄兵家利害以備採擇不惟篇帙頗多亦恐傳寫聞泄姑標十策上千聖聽伏望睿慈降付三省執政侍從臺諫考覽如臣言不佞乞送樞省徧牒諸路將帥參酌行用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不備臣岳百拜

江東上封事

袁甫

臣將指外服不當出位言朝廷事傳聞今月三日京城火災延及宗廟三省臺部百司庶府以至民居大半灰燼奔避而死者數亦不少此殆皇天震怒之極國家殊常之災四方聞者莫不駭懼臣子苟懷愛君之念正當度越拘攣披瀝肝膽感悟上心挽回天意今朝廷若止將失火之人梟首示眾而陛下又不過避殿減膳僅舉一二典故止作常事施行乃欲轉災為福此必無之理也且乖氣致異蓋有積漸敬天之怒當謹幾微陛下胡不思連年荒歉民窮無告流離餓莩填委溝壑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星行示變莫

非兵象今夏水溢三月不退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閩中江右寇暴相挺章貢肝江叛卒繼擾敵兵犯蜀搖我寢漢草寇起衢追我畿甸天意怒矣而陛下又未悟董仲舒有言天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陛下歷觀數年以來災害譴告有之矣怪異警懼有之矣天之于陛下其仁愛切至此此而陛下猶未之悟今京城火災可謂敗傷之證天意震怒至此已極陛下不于此時深念致災之繇亟思銷變之道翻然悔悟痛自克責臣恐天怒益烈甚可憂也甚可畏也臣聞變不虛生緣事乃起臣請言所由起者宮壺既正嬪御復增耽樂是從虧損聖德果天意耶臨御以來羣心曠望未聞總攬惟事仰成果天意耶國有忠賢實為元氣摧敗困沮生意幾絕果天意耶上下不交以言為諱鉗口結舌相習成風果天意耶其他如姦賊之吏充斥州縣椎剝膏血苞苴肆行私家之積過于公家怨讟交興災變遂作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產禍之胎端在于此昨日禁扈之火中外固已

驚異今乃災及太廟陛下念到祖宗寧不哀痛況迫近君門是欲使陛下反躬修德也延及三省是欲使大臣戒懼悔過也又及御史臺諫院是欲使風憲之地昭明公論也又次及六部寺監庫務是欲使舉朝之士洗心滌慮也上天震怒如是猶未忍遠忘仁愛之意故令陛下目擊心解改絃易轍儻尚謂鎮靜可以應變毋乃愈重天怒乎今日下詔罪己陛下必所不憚但應天當有實事空言何足動人卻恐詔令之出稍涉泛常施行之間無所聳動四方百姓必謂陛下當如是之災而實未嘗知懼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于是有大觖望矣事幾所在間不容髮上關宗社臣實寒心是用不量疏遠罄竭愚衷臣願陛下下哀痛之詔盡革往愆清心寡欲躬親庶政減嬪御以肅宮壺進忠賢以重朝廷排斥儉諛獎扶謙直誅鋤貪虐之吏不變苞苴之風日與二三大臣開示大公屏絕私意如此而天怒不回災變復見則雖碎臣之首以懲謬妄臣不悔也國家安危之機正在今日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奏備邊四事劄子

袁甫

臣濫叨班綴賜對便朝竊見陛下軫念邊疆憂形于色微臣懼無良策少濟時艱姑竭愚慮畫為四條皆至緊至切汲汲行之如拯溺救焚庶克有濟其一曰固江陵以重上流之勢臣聞去年撥襄鄂隨郢復岳德安漢陽信陽等府州軍屬沿江副司而置司于鄂州撥江陵均房歸峽光化荆門等府州軍屬荆湖副司而置司于江陵襄陽距鄂州千里而聲勢不接江陵介居湘鄂之間而孤城無助今德安棗陽隨郢襄陽皆破而復州與信陽漢陽僅存空城而已均房光化歸峽荆門或破或潰而江陵遂成孤立之勢矣顧乃責沿江副司以復襄陽責荆湖副司以守江陵地勢既相隔越事權亦復不專彼此牽制恐必至于蹉跌莫若以荆湖諸郡仍舊併歸一帥總治江陵且撥湖南九郡以隸之庶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理上流之策莫急于此其二曰堰瓦梁以壯東淮之防臣聞敵人往年首犯襄陽邊境連年遂入西淮至去冬又擾東淮直

抵維揚三邊之禍歲甚一歲今荆襄既已失陷止守江陵孤城危迫西淮屢擾蕩然無藩籬可恃儻東淮守禦又復不固則敵馬且夕飲江而江浙之地俱震動矣當此之時豈容玩視而弗戒乎昔孫吳作瓦梁堰以抗強魏形勢倚賴江南之境恃以爲安者六十年至南唐李氏未嘗不悉力經營無如堰未及成而淮已盡失今制臣建議修復故基病于工力浩瀚迫不及辦宜從朝廷亟助其費乘此強敵暫退之時作急經畫併日興工庶幾猶可有濟其三日處流民俾復生業臣聞淮上之民少長習于兵革爲國保障其力居多去冬敵騎奄至西淮義勇往往憤激思鬪而任邊閫者惟恐摧鋒而怒敵但知撒花以媚寇驅逐老弱焚蕩生聚以爲清野之計重以敵馬蹂躪腥焰熏炙淮上之民扶老攜幼渡江而逃者不可勝計朝廷不以爲念勞來之使中輟賑貸之令徒頒彼留江南則無所得食返江北又無以爲生不亟圖之非但外失悍敵之利必內重蕭牆之憂臣愚以爲宜申飭江淮帥守諸臣亟行賑恤

以示恩惠朝廷亦合貼助支費假以資糧俾得各復生業或團結鄉社以助聲勢或揀刺義勇以填闕額或選擇材武之人優補軍職兼此數端實區處淮民之切務其四曰責邊閫遣回敵使臣聞比者朝廷已嘗戒飭邊臣遣回敵使中外之人方幸廟謨堅定不墮姦謀稍有生意但見王檝盤桓窺覘久未出境遠近之人觀聽已惑近者傳聞猶爲可疑豈其不稟朝命道宣歛而來耶朝廷周慮曲防固萬無是事不知道路之言何爲有此敵人變詐每得利便既有輕量之心恐肆玩弄之計今茲復來更非前日可比包藏叵測必有出于邀索之外者兼邊疆効死之臣無非與敵爲仇復有訛言煽搖可憂非一儻慮阻遏其來貽禍目前則專在邊閫委曲區處之耳豈遂竟無良策耶或謂茲事當密難使戶知但恐欲愚國人而人終不可愚耳以臣管見王檝之欲來者乃邊臣委其事于朝廷而止其勿來者在朝廷當專其責于邊閫處置少差罄臆何及臣所陳四事辭雖樸拙情實懇至倘陛下以臣言爲可采

伏乞睿斷速賜施行

南宋文範卷二十四

三

南宋文範卷二十四

南宋文範卷二十五目錄

奏疏 繳指揮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狀

輪對劄子

正月丙寅直前奏事劄子

論人才聚散劄子 古文雅正

三大政疏 宋史

再論史嵩之疏

輪對奏劄

轉對奏劄

率太學諸生上書

繳羅殿蕃進馬指揮 歷代名臣奏議

李曾伯

王邁

徐鹿卿

牟子才

鄧若水

李昂英

高斯得

高斯得

劉敞

洪遵

南宋文範卷二十五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繳指揮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狀

李曾伯

臣以非才誤蒙聖恩推擇旬宣蜀道延見軍民吏士亦既越月載
 念昨奉明詔恭誦陛下訓辭所及軫念蜀民仍歲不得息村墟寥
 闕井邑蕭條荷鋤無丁聚廬無託丁寗懇切播告中外莫不曰仁
 哉王言此天地父母之心也詔旨申誦且將犒我將士賑我人民
 此又陛下不特載之空言方將見之實惠蜀之三軍百姓既家誦
 而戶知之矣近準朝廷頒降銀兩給犒諸軍營壘雷懽已慰後望
 獨蜀民未霑溥博之澤猶有愁歎之聲臣自入峽以來願思布宣
 陛下德意而羣然生齒焉能人濟諸涓書思夜慮未得其策因閱
 入境所受民狀大槩以制總司連年秋糴為苦類丐蠲罷臣非不
 知先朝李繫總蜀賦首罷民糴蜀人至今德之然當此邊戍未休

歲計所仰三軍嗷嗷待哺一日不可無食非與民爲市何所取辦此固未可要目前之譽而輕易議免也徐而攷究秋糴始末蓋自前閩以來行之已數年大抵以人戶家業錢敷派此外別無秋苗之輸名糴而實斂也姑舉一二年間所行淳祐十二年余玠任內元敷八十二萬一千餘石實催及五十一萬一千餘石寶祐二年蒲澤之權司元敷五十七萬五千餘石實催及三十二萬二千餘石寶祐元年減糴數多故不具訪之故府以前年分往往有糴及六七十萬舊歲以值秋旱且寇早入故不能及數則是蜀餉一年調度幾取辦于秋糴者過半焉成未撤糴未可罷也獨惟有司於秋糴之外又有和糴立價猶時有高下秋糴立價則諸郡一等參照前後體例余玠任內民間米值大約每石四五百貫而官司秋糴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貫文以京券價揆之纔比十八界五百文僅是銅錢一百文足耳蒲澤之權司以來民間米值大約七八百貫官司秋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貫文以京券價揆

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僅是銅錢一百六十文足耳使此錢盡到民戶止得償時價之十一況又取贏于斛面減尅于吏手採之眾論但白輸爾蜀民雖已習爲常例然豈能無怨今嗣歲方興引領東向亦望朝廷推斗升之惠以活我當春和時奉行寬大正當恭體明天子嘉惠遠民推廣實德庶不失細書一札十行之旨臣不揆狂瞽擬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總司今來寶祐三年秋糴仍循舊例以家業均派但於制總司見立官價上朝廷特與寬恤一年斟酌適中每石與立價通作第一料川引五百貫文一體收糴除制總司仍自管認八十貫之外其餘貼料糴本朝廷給之仍令明見榜示其寶祐四年以後卻自從制總司舊例酌度區處蜀民當此大兵之後稍蘇今年之氣脉實被一分之寬賜臣再會約糴數且以五十萬石爲率每石第一料川引五百貫總計二十五萬貫內除制總司管認四十萬貫朝廷合貼支第一料二十一萬貫雖爲數若夥然以蜀中見行銀交計之止該二百一十萬貫蜀

之銀交亦猶東南之十八界交相類也以是計算則亦不爲重貽
朝廷費陛下倘不以臣言爲非惻然見之施行乞令有司行下蜀
閩令項抄造此項銀交之數專椿貼糴不許從而多造是亦一時
權宜濟民之策庶使遠民皆知明詔不爲虛文全蜀幸甚管見如
此亦未必上合廟論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裁酌可否而施行之干
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輪對劄子

王邁

臣竊觀漢陸賈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嘗反之曰
安當注意將所以爲有備無患之圖也危當注意相所以重扶顛
持危之責也今天下大勢曰已安非愚則諛而謂傾危之踵則實
非過論也將相重寄皆當于此時而加心焉臣不得不復爲陛下
告司馬光入相遼人有謹勿生事之戒韓琦范仲淹董師西人有
寒心破膽之謠德望之足以服人也如此十數年來係天下望者
閩廣蜀大儒而已陛下前日大用閩之儒宗而天不遺愁海內悲

之今所賴者猶有蜀廣二老在耳參預之命雖在嶺南而其年已
高其心知足未必爲蒲輪而出今之晉秩文昌兼經幄禁林之清
華者聖意嚮用天下之人知之矣胡不于此時置之政府以副人
望封疆之外有變容動色之警則出之以視師必能立琦淹之威
名三邊無虞則可以端委廟堂負荷大事以尊中國以威四夷亦
必優爲光之事業此臣拳拳於陛下注意相者一也卻毅以禮樂
詩書爲晉之元帥裴度自進士中出成唐之雋功儒者之將古難
其人以人望推之金陵之專制閩者近之矣其人嘗爲江閩之監
司帥守每遇盜賊竊發以談笑處之所至立功民賴安輯然臣不
武書生竊議其好殺之過而又恐其臨敵制變之輕也今春入覲
乃見其奏對之章開陳諷諫首以母輕用兵一事懇懇言之臣於
是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可以行三軍者其斯人之謂歟今
四郊多壘之秋莫若以閩外之事一切付之使襄淮受其節制而
又明賜戒勅使之同以國事爲念毋致互相猜忌申嚴傲勅如高

宗皇帝所以戒江上諸將責以協力以圖事功維揚會府北軍多
于南軍若易其帥亦能召變莫若併與其軍徒之極邊別擇有威
望者以帥維揚至漢東膠守無能為役宜併黜之使不至為主帥
之誤萬一事勢孔棘如臣所言出政府之實德重望者以鎮壓之
精神折衝坐可制勝此臣拳拳陛下注意將者二也而臣私憂過
計猶恐陛下信任將相之誠意左右近習得以間之臣請以唐為
喻元宗之相宋璟隨致開元之治一日天早有魃優人作魃戲於
上前以傾陷之璟隨罷相蓋璟之為相持紀綱抑僥倖左右近習
不之便倡優笑謔若出無心而必有使之者矣以其時攷之王仁
皎以后父之貴璟則以築墳過制而爭之王仁琛以藩邸故吏之
昵璟則以除官過制而斥之以至內侍貴幸如楊思勗者璟心嫉
之未嘗與之交談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此輩實
使之是羣小能移相權於冥冥之中者不可不戒肅宗之用郭子
儀以其有收復京師之功既授之以兵柄矣一旦為魚朝恩所沮

從而奪其兵及史思明再陷河洛則又用之復為魚朝恩所沮從
而止其詔及光弼敗于河陽則又用之代宗既立程元振忌功復
從而罷其節度及回紇入寇涇邠雲擾則又用之有難則責子儀
無事則程魚輩是信子儀孤忠自許但知國家有難則出身以當
之何暇與儉王輩較曲直然天下良將不多子儀也則羣小能奪
帥權於反覆之頃者尤不可不戒大抵君子立人之朝其進以禮
退以義如松柏之特立如鳳凰之孤鳴斷斷乎無所依憑附麗也
小人枉道以求合苟有可以攀援者疾趨而湊之權臣用事則附
權臣婦寺有寵則附婦寺近習得志則附近習邪正之分各以其
黨觀人之法概見於斯臣觀近日閹宦近習之徒得以毀譽臣下
熒惑主聽其名姓駸駸有聞矣穴城之狐不可灌也伏社之鼠不
可熏也獨不可於始入之塗而窒之耶易有堅冰之戒詩有桃蟲
之喻陛下為賢人君子計為社稷生靈計不以臣位卑言高而亮
其忠則臣之幸不然苦語忤時自掇惡晉而去亦臣區區盡忠之

職分也薦瀆天威惟陛下赦之

貼黃

臣按熙寧初富弼爲首相嘗獻言曰執政大臣喜怒係人情之舒慘邪正係朝廷之盛衰執政不和則有司不和有司不和則萬物不治或忿爭于官府或辨別于君前咸蓄不平之心舉無至當之論此爲執政不和言者也今二相不合臣願申弼之言而勅戒之大臣協和則賢和朝而物和野天下之福也臣又按秦王廷美以罪貶房陵責咎憂悸得以令終太宗皇帝每念天倫必悲泣不已未踰三月立其子德恭予之供膳大臣宗琪爲此舉捨過恤孤足以感動天地比者奸臣以濟邸葬于西溪泥淖之中鬼如有知必能爲厲天怒民怨職此之由欲乞聖慈惻然動心命有司以禮改葬以妥其神仍俟國本既定然後爲之立嗣以釋天怒以彌民怨非細故也臣第一劄首尾所言信而有證俱在國史并乞睿照

正月丙寅直前奏事劄子

徐鹿卿

臣膚識譏才起於華門圭竇之賤無宗黨羽翼之助無姻戚梯級之媒隻身班朝獨恃明主以爲知己恭蒙陛下擢之列卿任之宰旅進之書帷乃正月元日宸奎煥垂復命臣兼攝銓部臣之榮遇可謂侈矣臣伏覩陛下慨懷時事之艱分寄兵財之重臣不學軍旅旣不能披堅執銳以守邊不通貨財又不能鞭算笏計以富國陛下何賴於臣而臣亦將何以上報聖恩哉惟有一寸孤忠對越天日天下之事不可勝言臣姑卽其顯然易知易行者借玉階一吐之臣聞孟軻有言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非謂夫敵國外患不能亡人之國也以其操心危而慮患深則能生于憂患而敵無足畏也亦旣知有敵國外患矣操心危而不見于行慮患深而不達於政其視無敵國外患也何異此臣之所深懼夫自古及今事無兩立此有所損則彼有所益此有所不爲則彼有所可爲故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亦惟先其所當先焉可也既欲前羅
八珍又欲祭祀盡禮既欲楚楚衣裳又欲隆飾冕服既欲丹楹刻
桷又欲決川濬畝則雖重熙累洽之世不能給也戰國之君本無
足道然處強鄰勁敵之間亦皆能權緩急而爲之所故安于布衣
帛冠之陋者衛人將以富革車也捐不急之官者楚人將以養戰
士也奪無任之祿者魏人將以賜有功也我藝祖皇帝嘗謂朕雖
減後宮之數極于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仁宗皇帝罷綾錦羅
綺之貢易爲紬絹以供軍需皆欲以緩其所可緩而爲不可緩之
備也今強敵之爲患昭昭矣乃一切襲用安平無事之軌轍以爲
是當然而不可損益者革車不得不備而文爲之費不減戰士不
得不補而不急之官尙眾有功不得不賞而無任之祿愈多利人
之源不增而內外之用竝起較其支費大抵一年多於一年以今
歲終之數言之其加多至於六七千萬緡矣天下之財止有此數
國力將何以堪之況其增且未已乎臣是以疑其與無敵國外患

者無以異也前世人君享國日久百費交作而無限極者惟漢武
帝唐玄宗而已內則窮奢極侈以自娛樂陛下有之乎外則開邊
啟釁以自夸耀陛下有之乎彼窮天下之力以自奉而陛下推寬
大之恩以及人彼以好勝之心而加兵而陛下以不得已之心而
應敵國史書之人心記之不可誣也然陛下所遇之時則不容以
漢唐混一全盛之世而例論國家取民有制則不容以漢唐培尅
聚斂之政而並言邊費不容縮矣內之浮費可不縮乎戰士不容
廢矣內之官爵可不重乎臣妄意窺測竊以爲陛下聖德溥博如
天凡天下之所謂好事惟恐其行之不力凡羣心之所願欲惟恐
其愛之不徧故事寧寬毋窄賞寧重毋輕賜予寧過毋不及雖非
有泥沙之妄用而終不免隙穴之漸開此所以內外之費日增而
日廣也陛下盛德若此臣豈願陛下之爲薄且陋哉蓋君德以仁
爲本而所以節適而歸于中則有祖宗之法度在焉故郊祀遷轉
不可廢而有孫何之裁抑禁中恩倖不能絕而有杜衍之不可奉

宸庫之珠可宣索而有范祖禹之論陳乘輿宮掖之費不可減而有韓琦之論列始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於中者所以行有司之法寬厚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仁亦行也三數年來粉飾太平之禮可已而不已者至再至三矣有常之支賜既增而復增者漸爲永例矣官爵之重當留以待有功者或曲爲之說而輕借以予人矣良田沃壤稍藉以紓國用者時以私恩而撥賜矣忠賢滿朝豈不知此然每有涉於私悖于法者必曰此上意也否則上意不可回也臣下不知果嘗言之爭之而陛下必不見聽乎抑恐上拂隆旨而姑假是以自恕乎且所賴乎忠臣良士者正謂其有回天之力責難之恭也今若此何哉雖未必逢君而已啟逢君之漸雖未必阿意而實有阿意之形至使道路相傳以爲論事者揣摩指意以爲作止任事者觀望顏色以爲進退苦言不入於耳而軟語浸熟于心積而不已必有衛臣附和如出一口之風矣此今日諸臣所當自任而陛下亦當少抑厚恩而曲從法制也臣

區區之念豈獨爲財計哉自今以始願陛下念狄難之方殷毋憂慮之徒過奮發英斷申命二三大臣截然爲縮內補外之規模凡近年創行之例必釐正凡前此所無之例必勿開邊功不可以不賞而浮泛錫賚必不行軍額不可以不補而高官厚爵勿輕予城池不可以不修而不急之營繕必當罷備禦不可以不預而非時之燕樂必當絕省于宮掖而用于備邊省于朝廷而用于強兵省于王侯邸第而用于待敵既以日計之又以月計之又以歲會之要使浮泛之支漸損于前時而積其贏以備疆場之需閑官之祿漸減于承平而重其名以待折衝之士其有不然者給舍得以駁正臺諫得以救止大臣得以執奏使恩常出于陛下而法不廢于有司庶乎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不至淪於虛也

論人才聚散劄子

牟子才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覽人才爲第一事雖棧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

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于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于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于王拱宸打盡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于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于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于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元豐之人才散于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于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于吏額之小爭浸淫于調停之初議滔天于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于朝堂之榜黨碑之鐫躡躡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于辨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于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為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一皆以邪黨目之是

建靖之人才散于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于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于囹圄或死于擯所或流棄于魍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于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于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于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儉小人反目而蹙亟引匪類布居臺諫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舉幡六士屏竄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于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于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推移不一憤起相攻撫往興嗟可不先幾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祀二聚散也丁未改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翁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謹守端靖者

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夫聚之常覺其難而散之常覺其易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羣凶闖觀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從中倒戈自相觸擊散之幾也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怒忿心散之幾也其造端甚微為禍甚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三大政疏

鄧若水

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之後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于先帝過失不聞于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

遠而不敢歸過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汗辱也蓋亦求明是心于天下而俾有辭于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臍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楫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

平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僭疆何也彼有辭以用其眾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眾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

再論史嵩之疏

李昂英

臣聞蘇軾曰祖宗委任臺諫養其銳氣借之重權所以折姦臣之

萌也姦謀未成猶當亟遏絕之既滋蔓矣除惡本或不力焉豈祖宗設臺諫初意哉此臣所以早夜以思忘寢與食也臣昨疏列史嵩之姦狀將涉兼旬屢入催奏未聞制可聖意淵深外庭未爭始相顧而疑今相語以憂矣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惡盈其貫顯灼昭白天地鬼神所不赦陛下獨委曲包容惟恐傷之聖度恢恢前古未有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並立者則寧有犯無隱求不負聖門之訓乃所以不負天子也夫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相須之義然也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不以事天事陛下而視國家如仇此凶人耳罪人耳復以大臣待之可乎自其漏我師期於是乎有京洛之敗假挾北使於是乎有邀索之辱導敵人寇於是乎有淮甸之禍是爲賣國之賊臣席卷部內之帑藏括囊諸路之利源借國用匱乏之名蹉販貨易籠歸私室富且數倍于國是爲蠹國之盜臣給諫宰掾朋分雜布以障蔽人主之耳目以竊弄人主之威柄是爲擅國之

強臣科抑太繁而民怨勞給不均而兵怨扼過擢沮之過甚而士大夫怨是為誤國之姦臣抽移江上之軍入補周廬之額用意殊巨測向非陛下洞燭邪姦力拒不納且將為害國之亂臣矣大臣以道事君者也嵩之凶悖姦詐陰險忤毒於臣道何有齊豹位司寇作而不義春秋書之曰盜嵩之尚得為大臣乎孟子曰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以若所為尚不得齒于人類尚可以謂之大臣乎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所以植億萬年本根者深且固而嵩之日尋斧斤焉雖肆諸兩觀未足以上慰祖宗在天之靈踰兩年而罪名未正陛下寧不動心于見宗廟之時乎陛下剛健中正與天同運儻以姑息為至仁以不斷為盛德是有春而無秋有雨露而無霜雪雷霆非天之所以為天也臣于嵩之無纖芥之怨發于忠憤不容而已苟利社稷一身之禍福所不暇計欲望陛下盡取前後臣下所言書疏參考其不道之本末亟賜睿旨併臣先所奏付外施行使天下臣民明知去邪之真意千載而下竦服鋤奸之偉斷臣退

而瀆犯天威之誅死無所恨區區血忱惟陛下察之

輪對奏劄

高斯得

臣頃者蒙恩共貳禮闈每惟此官蓋古宗伯之屬以佐掌邦禮為務職分所繫至為不輕故嘗日夜深思欲于簠簋俎豆升降周旋之外求為補于國家之大政者而得其說敢為陛下陳之夫禮者何也天之經地之義君人之大柄天下之大閑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以守其國者故三代盛時紀綱森嚴法制明備尊卑有分貴賤有別車服物采各有等衰天下之人日由乎規矩繩墨之中而不敢踰越以故民志一定禍亂不生憑藉維持至于數百年之久而用此道也周室既衰禮制大壞秦漢繼之掃滅無餘末流之弊習俗薄惡民人抵冒諸侯驕橫而漢法不得行外戚顯恣而大臣不得制宦寺放縱而朝廷不能治漢之宗社遂以凌夷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慨嘆而孜孜于述舊禮明王制以救之也我國承五季衰亂之餘知天下之禍敗原于禮制不立

故創業之初立綱陳紀為萬世法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獨以為本朝大綱甚正而司馬光亦謂大宋受命太祖太宗能立禮之大節是以百年之間教化興行臣民軌道凡漢氏藩臣闖戚壞國喪家之事一皆無之制度綱紀如此聖子神孫世世持循而弗失可也然臣觀自頃以來祖宗典則之舊寢以隳廢壞法亂紀之風漸不可制竊為陛下憂之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恃恩而豪奪人田不問也戚畹葬埋過于侈汰以溷有司不問也宦寺怙勢頭指氣使駕朝使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橫則又甚焉有縱恣輿臺囊橐巨盜而邀求內批以免死者矣有嗾使僧卒伐人宰木而躡籍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奸禮犯義在崇觀政宣之間固不以為怪而隆興乾道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恬然視之而略不加警乎且上之人既已決堤壞防而聽其所趨矣而臺諫侍從給舍之臣復無一人敢逆遏其橫流至于都司少有抵悟則加以無君之罪不旋踵而逐去其于聖德能不虧損乎恃恩

犯法之徒能不踴躍而攘臂乎政和間諫官黃葆光上疏請裁抑省吏朝廷方為施行忽降御筆手詔云于豐亨豫大之時為五季衰亂裁損之計詔下葆光移符寶卿堂後官釀錢入寶錄宮作千道齋以報上恩自是省吏之橫不可復制臣謂今日雖事不同而紀綱陵遲豪猾得氣無以大異政刑俱失遠邇效尤無怪乎民挺于效攘吏肆于豪奪而略無忌憚也臣願陛下思聖人為國以禮之訓而致行之法三代之所以得監秦漢之所以失力守祖宗之法度痛抑親昵之私情毋使憑藉扶持之地日尋斧斤以至于衰亂而不可反宗社之憂其猶可及救乎臣以禮為職言之及此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狂僭

轉對奏劄

高斯得

臣比因水災直前奏事冒進瞽言聖度如天不賜誅斥在臣愚若可以止適當轉對義不容默是用再披心腹極陳于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見自諸郡大水以來廷紳有奏疏上封言得失者方諸

盛明不諱之朝未及百之一二已聞或者惡其謹諷指爲己甚邪說乘之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此說一行其禍足以亡人之國臣安得避空言之名不爲陛下分明之乎夫所謂空言者謂其高談闊論遠于事情揆諸古則不合施于今則有害如戰國橫議如西晉清談若是者信無補也今諸臣之言上則切劇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寇虐蓋書所謂乃言底可績詩所謂我言維服者也而顧以爲無補于實政乎夫皋陶之言雖惠非帝舜底于行則無以致泰和之治傅說之言雖良非高宗聞而行無以成中興之功今也言不悖于皋說而陛下不能如舜高宗之行不惟不行又從而咎之言果何罪哉且諸臣之言其切劇陛下也謂敬畏不可不存謂貨色不可不遠謂國本不可不正謂大倫不可不厚謂大臣不可不信謂政本不可不一謂臺諫不可不擇謂輔相不可不和謂任賢不可不堅謂去邪不可不力謂土木不可不罷謂用度不可不節謂戚里害民不可不戢謂宦寺

壅政不可不懲謂凱必昂英諸賢不可不召謂堦榮與簷怙惡不可不罰謂黥隸草茅之失不可不悔謂輕蔑學校之罪不可不正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堯舜禹湯之聖不是過矣而陛下亦嘗用一言于此乎其砥礪大臣也謂君心之非不可不格謂內降之命不可不還謂開忱布公不可不廣謂辨別邪正不可不明謂協恭和衷不可不務謂分朋植黨不可不戒謂鄉曲之私不可不克謂功利之徒不可不遠謂器使人材不可不當謂振拔淹滯不可不公謂天災流行不可不畏謂下情壅闕不可不通謂小人之類不可不絕謂師儒之去不可不留謂去惡之心不可有所私繫而不用謂進賢之道不可有所觀望而不力亦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皋夔周召之賢不是過矣而大臣亦嘗從一事于此乎夫諸臣之言如布帛之必可衣穀粟之必可食用之則治舍之則亂斷斷乎不可易也今一切以爲空言而莫之省不知舍是將以何者爲實言實政乎抑臣聞之道路又以爲今日之病在于

人主無用言之實大臣無受言之量無用言之實其末必至于玩
諫無受言之量其末必至于罪言玩諫固不可罪言則趣于亡也
如水之就下矣故必聖主充容納之美而進于用言之實賢相絕
忌諱之心而拓其受言之量夫如是則諸臣之言皆見于用何往
而非實政乎昔孝宗皇帝勵精爲治總核名實羣臣進說多見施
行當是時百官輪對翼口必命宰臣進呈擇而行之一時善政多
出于此廷試居下列者命詳定官節錄論利害事實處類聚以聞
以廷紳之言爲未足也謂前宰執侍從亦有獻納論思之責已見
利病聽非時聞達欲以知州縣民情若是者可謂有用言之實矣
故臣願陛下以爲法王安石之爲相也不恤人言甚至加罪司
馬光論青苗則退司馬光蘇轍論條例司則逐蘇轍劉摯論助役
則謫劉摯蓋其未相也嘗有詩曰爲客當飲酒何預主人謀及其
爲相力行此詩故深惡人議其失若是者可謂無受言之量矣故
臣願大臣以爲戒今天下大勢剝爛蠹壞無一事堪舉目獨言路

一脉如縷不絕是乃國家之元氣也主張扶植猶懼不振奈何又
加詆訾而沮抑之乎或者徒疑諸賢之來不過譏譏騰口一闕而
去不知于國于身一切不恤而妄求詭異之名自非大狂躁之人
何至如此而可以爲是例目之哉臣爲空言之說好名之語皆設爵
羅于國中欲一網君子而盡去者也其言最易入其禍最難言願
陛下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而毋輒惑焉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
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臣屢觸天威無任隕越惟陛下幸
赦

率太學諸生上書

劉黻

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
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
而不克伸則憂憤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
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謹接武天下
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

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澳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于空君予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于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規之以爲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強人意迺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駮子而蠟登臺從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于旁蹊公器反類于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

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于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清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喉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于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于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噴竟不可逃耶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密

秘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僂倖門絕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闕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簞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謬謬謬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媿死尚敢妄肆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卿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股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于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于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于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

陳瓘諸賢尙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于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檢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浮于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尙方劍以礪其首尙何救于國事之萬一哉自昔大奸巨孽投閒散地惟規規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旣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于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奸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于鞭鞞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于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

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繳羅殿蕃進馬指揮

洪遵

臣竊見比年以來川廣收市駟駿以給內外諸軍未嘗有關今來羅殿蕃勅乞貢馬於祖宗故事元未之有此固陛下聖德休明遠人慕化樂輸方物以示懷德書之史策誠為太平盛事然臣控控愚見竊有所疑敢披其五事為陛下言之邕州舊與交人為市每歲得馬分給江上諸軍雖於諸道頗為煩費然循習既久民以為常今若於宜州受羅殿馬又須於邕馬不經由處合置新驛州縣受弊其事一也臣詢之知馬者云馬出夏國者為上部落者次之茶馬司所買熙河馬又次之川產杜生馬為下至于南蕃所產雖外貌權奇其實昂首而不能俯每行三數十里輒已喘乏徒為觀美則可以之戰陣則又遠出川馬之下其事二也邕州所市交馬積有歲年金帛酬之不為不至然蠻人無厭小不如意則愆期邀價多以物貨濫惡為辭今羅殿蕃自云逐年亦買馬于橫山近

與毗那國為仇道路梗塞遂由宜州此一偏之說固不可信安知其非交趾屬部或與之有隙借重中國以自救解或交人欲生豐詭為此計異日得以歸曲於我其事三也呂愿忠帥廣西貪功生事招誘南丹州莫氏使之納上當時朝廷醴賞過於軍功而種類未補官者尚百餘峒至今紛紜不已今羅殿蕃欲入貢乃因南丹遣山子效用曉報則獻馬之計豈其素心將來恃恩望報恐非莫氏之比其事四也邕州守臣例子銜內帶安撫都監及提點買馬公事置司設屬每歲買馬帥司又遣幹官同蒞其事所費不貲宜州守光盛志在倖賞若遂此請將來必乞與邕為比又增遠方之害其事五也且羅殿所稱曾於咸平二年元祐二年以來自南平軍入貢臣恭考國朝會要及實錄是二年間只有張羅二蕃入貢初無羅殿之事臣竊詳今來指揮令廣西帥憲司共議如于邊界不致生事及宜州置場委有方便方許保明可謂洞究利病然臣竊恐邊隅之臣不務遠慮乘朝廷指揮頗嚮其說必遣人深入蕃

界哨以厚利今日以往馬必踵至將來雖欲爲之限約固不可得
宜州多事必自此始正使歲得千馬何足以爲天廩重輕而令南
方久安之地遂貽無窮之弊此臣所以私憂過計不能自己伏望
聖慈特軫宸抱行下宜州只依廣西經畧司所陳今後遇羅殿蕃
馬入界如願中賣則令就邕州橫山寨貿易或係進貢則須令齎
祖宗以來所獲告勅牌印之類辨驗卽許照舊例從南平軍路入
貢所有前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

